

子計畫十八：儀式、地景與記憶：探討苗栗獅潭地區的族群

## 關係與認同 (二)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8-0399-06-05-04-18

執行期間：99年01月01日至99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呂玫媛

協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陳伯帆、李昀、呂靜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 儀式、地景與記憶：探討苗栗獅潭地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

### 摘要

本研究以象徵的角度探討人群互動中社群建構及認同歸屬的問題，分成三方面來探究：(一)儀式與社群的象徵建構；(二)地景(landscape)與地方(place)的關係；(三)共享的集體記憶。以廣義的地景分析觀點，看待時間與空間交錯下的族群互動關係，透過儀式活動、地景認知、記憶、生活經驗等瞭解不同人群的社群建構與認同歸屬。第一年的研究著重於獅潭北四村的基本調查，一方面探討四村內各類公廟儀式的組織、活動、社群象徵建構與認同，另一方面做四村伯公祠廟的調查，探討伯公祠所呈現的社會關係、宇宙神靈秩序、故事記憶、生活經驗與地方感。第二年研究以儀式地景中的鸞堂為焦點，從人類學的儀式象徵與人觀切入此議題，探討恩主公信仰在客家民間宗教上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一方面探討鸞堂的扶鸞儀式與鸞詩教化的實踐過程，理解今日鸞堂教化對地方社群所具有的功能與意義；另一方面探討鸞堂的信仰習俗與恩主公的理想人格典範，如何呈現客家鸞堂信仰的人觀內涵。第三年研究選擇百壽村及永興村探討當地人對村落地景的記憶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由地景的故事記憶(如老地名)、認知理解(風水概念與吉凶)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公廟與伯公祠的儀式實踐)與經驗(生活習慣與故事)，理解地景與認同的關係，並由此探討境內賽夏原住民與客家人之族群關係與認同。

關鍵詞：地景、記憶、實踐、地方感、認同

**Ritual, Landscape, and Memory:  
Approaching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Local Identity of  
Shitan in Miaoli County**

**Abstract**

The plan of this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approaching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identity problem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analysis. It includes three themes: (1) ritual and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 (2)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 (3) collective memory. The second theme of the project will be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year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landscape, the human interaction can be woven into a web constituted by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n which the ritual practice, the knowledge of landscape, and the shared memory can be all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meaning of the physical spac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ial relations, or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r metaphors of symbolic space, or the political or economic ideology, or culture habits and human practices. I would like to approach how people perceive and recognize their village landscape, and how the spatial meaning can be revealed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stories and memories that people tell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Meanwhile, I will examine whether there exists the sense of the place, which can be formed by way of the routine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 cultural practice, or ritual practice.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I regar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as embedded on people's cognition of the place and their culture practice about it. The place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will include the historical sites and buildings, ritual sites and temples (shrines), and specific geographical scenery or place with Chinese cosmological implications (eg. good *Fushui*).

Keywords: landscape, sense of place, memory, ethnic relations, identity



## 壹、 前言

本計畫透過儀式、地景與記憶等面向來探討族群關係與認同問題。後龍溪上游獅潭鄉最早是原住民的活動領域，自漢人開墾以來，逐漸形成漢人的優占地區，原住民的居住區與勢力範圍被迫削減。筆者希望以歷史人類學所關心的記憶與歷史建構等問題出發，探討此區的地景與儀式活動是否呈現多重的文化與記憶內涵？

Gupta 及 Ferguson (1992/1997)認為地理上的地方(place)是經由人與文化的實踐而成為富有意涵的空間(space)。第一年的研究探討宗教儀式如何呈顯地域文化的意義與內涵，視儀式活動為社群建構的象徵基礎，由儀式的組織與活動釐清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所形成的儀式單位，探討儀式實踐如何刻劃並建構群體的集體記憶，從而探究儀式社群與地方認同的問題。此外，公廟與伯公祭拜場所是重要的儀式地景，也是本計畫第一年調查的重點，特別是探究伯公信仰應是理解客家聚落的重要媒介。

第二年的研究由地景的觀點探討儀式實踐與地方感的關連，以及透過居民的儀式實踐與生活經驗探討地方意義的建構與認同問題。筆者感興趣的是，除了伯公祠之外，當地人對於村落地景的認知與生活經驗是什麼？他們對於今日的客家與過去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又有何詮釋。筆者由一般日常生活與儀式實踐，探討當地鸞堂的扶鸞儀式與居民參與的情形，特別是透過鸞堂的降筆問事儀節，理解居民生活問題與所關心的事項，探討三恩主信仰的宗教內涵。此外，筆者探討當地有關生命禮儀的儀式過程，釐清出生、成年、結婚與喪葬等儀式細節，理解當地人如何看待人的角色與定，探究獅潭客家文化所呈現的人觀。

第三年計畫探討地景與地方的關係，著重於永興村與百壽村居民對村落地景的記憶、傳說故事與日常生活實踐，由此討論後龍溪上游北獅潭鄉地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由於這一帶最早是原住民的活動領域，隨著漢人的進墾，原住民的居住區與勢力範圍被迫削減。筆者感興趣的是在獅潭的拓墾史中，當初客家人如何進入此區開墾？客家聚落如何形成？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之間歷來又有著怎樣的互動關係？當居住範圍存在著族群邊界，宗教儀式活動是否有跨越族群界限的整合現象？還是更能區分相異的族群特質？大致說來，要瞭解此區的客家族群與文化，必須回溯到過去整體歷史來看族群關係，以及相關的族群遷移史與文化現象。

總之，本計畫探討獅潭北四村的村落地景、儀式活動、歷史、家族、經濟、與政治等面向，希望借由民族誌田野研究的角度，挖掘地域性的族群關係與認同建構。

## 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第一年的研究著重於獅潭北四村（百壽、永興、新店與和興等四村）的基本村落普查，調查當地主要的宗教儀式活動、產業經濟、政治態度與地方派系、以及宗族與親屬關係、地景與地理特色等基本資料。分成兩方面來探討認同的問題：（一）儀式與社群的象徵建構(Cohen 1985, 2000)；（二）共享的集體記憶(Halbwach 1991, Cornerton)。透過聚落與跨村際的不同層次的共同崇拜儀式，包括土地伯公、媽祖、三恩主、三官大帝與義民爺等信仰，以及中元普渡的祭祀活動，勾畫出不同層次的儀式社群及其關係；並由儀式組織、實踐與傳說找尋居民對獅潭開發的集體記憶與歷史理解，釐清不同神明信仰所組成的儀式社群與變遷情形，理解在地域社會的概念下，居民如何在儀式活動中建構其地方意識及文化，如何形塑地方認同，又如何轉換其歸屬的層次等問題。其次，調查境內的伯公祠，目的在於收集伯公祠所在的位置與祠廟所具有的碑文特徵等資料，除了拍照與做電腦定位之外，也希望透過訪談，瞭解居民生活與伯公祠的關係，進一步理解村落的事務。透過伯公祠廟所在的空間位置，探討人們附加於此空間(或地方)上的認知、禮儀實踐、生活(身體)經驗、記憶、故事與傳說等等，以進一步理解伯公信仰何以形成居民的地方感，又如何由此建構地方的意義與歸屬感。

在第一年的村落調查基礎上，第二年與第三年的研究探討地景與空間的議題，進一步探究空間上的文化建構，包括儀式地景(ritual landscape)中的祠廟(伯公祠、義民廟及北四村各村中的村廟)以及自然地景(村落中自然風景、風水地理、開墾時代的隘寮或建築物遺留)等。筆者聯繫村民的儀式實踐、日常生活經驗，以及這些地景所流傳的記憶、故事與傳說等之關係，探討(一)族群

地景(ethnic landscape)的聚落空間意涵：究竟今日的村落與過去自然形成的聚落之間有何關連？尤其在客家人進入此原住民的住居地之後，漢人的聚落如何形成與變遷？原住民部落又面臨何種改變？（二）儀式地景與地方感的形塑：由村廟與各伯公祠所蘊含的地理特徵、故事傳說、記憶、知識與生活經驗等，探討儀式地景如何與人群相聯繫，也可以將個人與群體（不同層次聚落）相聯繫，提供人們一定的地方感。儀式地點以獅潭北四村的三個鸞堂活動為主（分別是百壽村宏化宮、新店村靈洞宮、和興村五文宮），從 Cohen(1985)所談象徵建構社群的觀點，釐清鸞堂的儀式活動是否存在族群邊界的問題，或是具有族群間的互動情形，並比較不同層次的社群（村落社群或族群社群）成員對於社群記憶的詮釋與再現的方式。（三）政治經濟地景(political landscape and economic landscape)與地方性的建構：由政治與經濟的資源與相關活動，特別是籌畫中的獅潭北四村觀光休閒農業區，其中有些景點與商家被選為活動推展的重點，探討居民如何建構屬於北四村的（或是各村為單位的）地方意識與認同。

第二年與第三年的研究以民族誌式的田野工作收集資料，著重探究儀式地點或特殊地景在空間面向中，如何透過居民的生活經驗、認知與記憶等，呈現族群互動或社群建構的地方感與意涵。有關族群接觸的問題，田野焦點以獅潭鄉百壽村與永興村為主（二村過去是同一個單位），著眼於百壽村具有三分之一賽夏原住民人口。筆者希望透過現今儀式活動與日常生活的觀察，比較客家人與賽夏人對當地重要事件與地方歷史的記憶建構，並收集他們對村中地景（包括個別的家屋、原住民活動中心、儀式地點（伯公壇與寺廟）、公共建築地點（例如紙湖橋、警察局等）、或是自然景觀中的山、溪流、大石頭或大樹等）相關的口傳故事與傳說敘述，以檢驗客家人與賽夏人是否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詮釋。

## 參、 文獻探討

### 1. 空間、地景與地方

有關空間的探討離不開空間的物質性基礎，有關空間的性質討論，學界有很多不同學科與觀點的論述。黃應貴（1995:2-3）歸納有兩類的空間研究觀點：一為賦予空間重要而必要的地位，例如重視空間之不可孤立性、空間作為行動的媒介與結果、空間是行動、思考、生產、控制等的工具、或以空間是所有思考模式「必要的架構」或指涉架構，然而此類研究往往導致空間被包容於其他要素（如時間、行動），而模糊了它的獨立性，使其作為研究主題的重要性隱諱不彰。第二類的研究觀點認為空間是獨立自主的，以人類的空間組織具有普遍的結構，具內在邏輯來說明空間的可知性。此觀點下的空間分析是一獨立的觀念結構，往往無法呈現與其他文化因素之間的關係，也忽略了空間生產與繁衍的問題，以及空間所具有的實踐內涵，他引用 Lefebvre(1991)的觀點，說明此類研究不重視人在理解空間上的重要性，也忽略空間具有化約真實為權力利益的存在理由。他在此論文集的導論中強調「空間是獨立自主而有其內在邏輯的，但是與其他社會文化現象或要素必須共同一起運作而不可分，尤其是與人的活動不可分」（同上引，頁3）。

空間不應只是地理環境上的座標而已，空間與地點代表著人群與文化的刻寫痕跡。晚近探討空間的文獻，均指出我們對空間的理解不只是自然的地理形式，包括人為的建構環境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也包括所有在其上依照人的活動而有的各類建構的結果（黃應貴 1995:3-4）。在「空間、力與社會」論文集中歸納空間的五類文化建構（同上引，頁4-7），分別是：一、空間為一種社會關係；二、視空間為「某種先驗的非意識」的認知架構，可運用到其他事物層面上而有共同的類比（參考杜正勝 1995, C. Hugh-Jones 1977, 1979）；三、空間被視為一種宇宙觀或一種象徵，例如漢人的八方（杜正勝 1995）與風水（葉春榮 1995, 林瑋嬪 2009）；四、空間被建構成有如意識型態或政治經濟條件；五、空間被視為文化習慣，包括文化的概念與個人的實踐。

Lefebvre(1991:11-12)曾區分三類不同層次的空間：物理的、心理的與社會的，他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所關心的是邏輯認識論的空間，亦即具有社會實

踐的空間，在此空間之內具有感官經驗的現象、各種計畫與投射的想像之成果，以及象徵及烏托邦等。他認為複雜的社會空間性質來自於社會性的再生產，所以空間對他而言是社會的產物，具有複雜的社會建構，這是基於價值與意義的社會生產之基礎。對他來說，每一個社會或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均具有空間（space），在概念上任何空間現象均包含空間的實踐、空間的再現、與再現的空間。Gupta 及 Ferguson (1992/1997)強調：地理上的地方(place)可經由人及相關事務的實踐而成為富有意涵的空間(space)。

關於空間的文化建構，許多學者採用地景（landscape）的觀點，進一步區別不同特質的文化建構(參考 Hirsch and O'Hanlon eds.1995; Bender ed. 1993; Bender and Wine eds. 2001)。其中有將地景視為固定的地方、媒介或文類，把地景作為視覺上進一步思考與詮釋的物件；也有將地景視為交換的媒介，亦即把地景當作認同形塑的焦點。Mitchell (1994，參考林開世 2003)認為地景可作為心理或認同主題的象徵或譬喻，從語意的及詮釋的角度分析實際可見的地景如何被表達在地景繪畫形式中（如風景畫），以進一步解讀其背後的心理與意識型態的意涵，其中涉及權力關係的運作，地景畫不只是文化權力的象徵，也是文化權力的工具與代理人，因此地景得以獨立於人的意圖之外。

## 2. 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建構

空間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張珣（1995）研究大甲媽祖進香的空間結構，指出在進香儀式中頭香、貳香、參香與一般香客的祭拜位置，充分顯示出他們之間的階層與社會關係。Aziz(2001)研究埃及 South Sinai 地區 Dahab 的貝都因人(Bedouin)，發現晚近新的觀光生計型態，改變了過去以來的兩性分工方式，使得今日海岸區與內陸區分別成為男女的生活領域。其中小孩常穿梭在海岸與內陸之間，兜售著傳統的手工藝品，扮演著提供母親經濟來源的重要角色。在她的分析中，生計型態區分了重要的空間領域與社會關係。

## 3. 經驗、故事與地方感

Marian Kahn (1996)探討巴布亞新畿內亞的 Wamira 地區，發現無論在個人、

群體或村落的層次，人們對地方（place）的概念是源於其間的社會互動與社會義務的關係。其中涉及地景的空間特質、神話傳說、與人們對此地的知識與生活經驗，因此地景可以與人的過去聯繫，也可以將個人、群體與村落相連；地方是人與地之間複雜的情感、行為與道德關係的建構，也包括不斷地溝通協商的過程。Keith Basso (1996)研究 Western Apache 的地景，發現地方蘊含著豐富故事，代表了印地安人對自然與人生的生活智慧，這些實存的地景是當地人認識地方與學習地方所孕育的智慧之開始。

Alessandro Dell' Orto (2002)從地方的角度探討台灣的土地公廟，以台北大同區及南投永興村為例，書中呈現豐富的土地公廟故事。他由土地公廟分析臺灣人的地方感，對比他本身人類學家的觀點，從而說明對自我與他者的觀點之間所達致的重合與理解。他從土地公廟、祭儀與臺灣人的地方感之探討，看到台灣近年來快速的社會變遷現象，以及臺灣人面對社會變遷之適應與對策。

段義孚(Tuan 1977)一書從經驗的觀點去掌握空間與地方的意涵。他從人的知覺經驗開始談，分辨不同知覺的功能與特色，說明與腦神經發展功能有關的生物性事實並非空間認知的唯一標準，因為其中的文化因素扮演著重地角色。他談到身體、人際關係與空間的價值，將身體的生物性基礎加上文化性的文化概念與人際關係，使空間認知有了更複雜的面向與內涵。例如書中第五章觸及空間的空曠與擁擠，比較愛斯基摩人與都市叢林中人們的不同空間知覺與感官經驗。第六章談及有些空間經驗無法以知識來學習或掌握，反而是身體知覺的直接反應，也因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差異，不同地區的人對空間的認知與體會也不盡相同（例如愛斯基摩人與太平洋小島上人對組織空間的不同概念）。在書中第十章及第十一章探討地方的親切經驗與鄉土的附著，強調每個人對地方的親切經驗與感受，來自於個人不同的生存空間與生活經驗的累積，因此家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

#### 4. 空間地景與記憶建構

Halbwachs(1992[1950])承襲 Durkheim 的集體觀點來探究記憶，他認為記憶

不是個人現象，它具有文化模塑的集體性，是 Durkheim 所說的「社會事實」。他區分許多不同種類的集體記憶，如與家族、宗教或階級等相關聯的現象各有其不同的記憶架構。在他看來，集體記憶可表達認同，也是一種社會性的連帶關係 (social solidarity)，可以經由制度或團體來實踐。他書中提及早期聖經中的故事，特別是福音書中所提到的朝聖地點，在記憶的刻痕下會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象。Zonabend(1984)的研究呈現一個法國村落三種不同的歷史建構，一為發生在村落之外，屬於國家或歷史學家記載的大歷史，這類以文字所記載的歷史對整個區域具有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二為地方史或社區史，依賴循環重複的社區時間而發生在村落中，是村中的交換、儀式活動、喪禮等，透過持久性記憶所建構的歷史。三為依照家庭生活史或個人生命史，透過出生、結婚、死亡語系普等「蠅集的記憶」(teeming memory) 或個人的記憶機制，建構再現發生在家屋內的家戶或個人歷史。綜觀此三種歷史均與村人實地的生活經驗層面相關。黃應貴 (2006) 認為記憶研究呈現了文化觀念的差異，亦即文化形塑了記憶的內容，也詮釋了所欲保存的記憶或所欲遺忘的過去，因此他說記憶研究的目的是在於了解文化本身 (ibid:83)。人類學的民族誌探討不同文化的記憶形塑與記憶載體，凸顯不同文化觀念的重要影響 (Collard 1989, Davis 1989, Taussig 1987, Bloch 1998, Cannell 1999)，例如文化概念中的人觀、或對時間空間等觀念，對其記憶形塑扮演關鍵性角色。

Connerton(1989)進一步闡明社會記憶如何傳承與維繫，並討論幾種不同的記憶載體，將無文字社會的口傳故事、物體、儀式與日常生活中的身體等機制視為社會記憶的載體。Connerton 認為儀式的重複性(repetition)其實意味著由過去到現在的連續(continuity)，儀式的共同特徵(特別是紀念性儀式)在於型塑共同的記憶 (shaping common memory)(同上引：45，48)。他從實踐的觀點探討儀式，認為儀式行為有如文本的再現(representation)，其中的身體就是記憶實踐的最佳載體。他區分記憶的身體實踐為體化實踐(incorporating practice)與刻寫實踐(inscribing practice)(同上引：72-73)，前者指的是由身體執行的活動，每一個由身體做出來

的動作(例如微笑、握手或是說話)傳達了某些特定訊息，唯有在一定的活動脈絡中身體的肢體動作才能傳達此訊息。換言之，身體力行的動作可以透過實作把記憶保存或實踐出來。後者指的是利用現代社會儲存資訊的各項媒介，如印刷、字典、百科全書、攝影機、錄音機、電腦等，以身體操作這些媒介來刻寫並保存記憶，這種方式留存的記憶會比人的有機身體還要持久。

地名與地方的關係可以在相關的儀式活動與口傳歷史故事或記憶中呈現關聯，使地理上的景觀具有文化與歷史的豐富內涵，並由人們使用過去的意象呈現其社會建構的認同，或是其對歷史、發展與變遷等的不同看法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3:10)。

### 5. 實踐觀點的空間意涵建構

由 Pierre Bourdieu(1977, 1990)的 habitus 概念而來，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化慣習，透過文化的分類概念與個人的生活實踐，空間的意涵可以被實踐出來。(參考 J Casten and S. Hugh-Jones 1995)。黃應貴 (1995:7) 指出「並非所有的行動都是實踐，是指那些基於文化的 schemes 而來，而有其認知及動機結構之活動，他有其持久而又可以轉換的行動傾向。但這種主觀的 habitus 或其背後的 schemes，卻是由過去歷史之客觀結構所產生」。他的研究 (1995b) 透過人體所具有的象徵 (性別、年齡、社會階級) 運作於土地、家與聚落的關連上，呈現三種空間現象，一為自然的地理形勢或建構的環境；二為一種關係，包括位置與方向；三為人在空間上的活動而造成空間性質改變的文化習慣，包括文化觀念與實踐。同一文集中，陳玉美 (1995) 研究雅美族，發現人與房子的建造過程可以相互界定，也是透過身體的實際介入的實踐過程來完成不同階段的人觀。然而，相對於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家屋與聚落的關連性在空間實踐上的重要性，漢人社會的家屋似乎並不全然具有此特性，而有關空間宇宙觀等知識在早期即已發展成風水地理師等民間術數的專業知識。Bloch (1995) 探討 Zafimaniry 的地景觀念，強調「清晰」(clarity) 概念是其文化中的價值，也以此概念來看待地景。土地被視為恆久不變，人的生命卻無法如土地般恆久。男女在婚姻關係建立之後開始建造



家屋，並隨著家庭的發展，使家屋的建材結構日趨堅固，其中以柱子象徵男主人，爐灶象徵女主人，並在死亡之後維持著此象徵意義。村外的立石代表已逝先人，被當作兄弟姊妹般的聯繫來紀念（不同於夫妻所維繫的家系）。透過儀式實踐將人的生命聯繫於橫久不變的土地，使成為恆常不變的土地的一部份。

Humphrey (1995)探討蒙古的族長地景（chiefly landscape）與薩滿地景（shaman landscape），提出相對的中心（centrality）與邊緣（laterality）概念，但實際上此兩種地景呈現相互包容與互相交疊的情形。族長與薩滿均具有權力，權力均透過不同的實踐方式（父系繼嗣群、儀式展演）而產生，而且在地景中的空間特質也提供地景權力的解釋基礎，呈現人透過儀式化行動以駕馭自然實體的力量。

林開世（2009）從繞境儀式的探討，說明儀式是一種具空間性的實踐活動，其中特別強調身體的介入與儀式實踐有相互界定的功用。Parkin（1992）研究儀式的特性，以 formulaic spatiality 凸顯儀式所具有的空間實踐特質，必須藉由人的嵌入展演，將儀式的範疇一一界定或展現出來，例如透過通道、移動、交換、旅行等等，使參與者在此過程中將儀式作出來，並得以逐漸修正或完成儀式的特性。

綜言之，本研究希望探討空間地景的文化意涵，筆者以宗教儀式地景、經濟政治地景與族群地景等切面，透過當地人對地景空間的認知、相關的故事傳說、記憶、生活經驗與實踐等層面，掌握人在認知與意義建構上對空間（客觀的物理空間存在）與地方（主觀的地方意義建構）的交互辯證關係，理解人與空間互動中所建構出來的地方文化意涵。

## 肆、 研究架構與方法

###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希望從象徵的角度探討人群互動中社群建構及認同歸屬的問題，分成三方面來探究：（一）儀式與社群的象徵建構：儀式組織與活動標示著人群文化的特色，也標示著人群互動的方式與內涵，它提供了社群的象徵建構基礎，具有

形塑人群認同的功能。(二)地景(landscape)與地方的關係：地景做為地理空間上的標的，往往成為居民理解其環境空間與風水的關鍵指標，背後蘊藏著特定人群的宇宙觀念或地方知識。(三)共享的集體記憶：不同的人群擁有不同歷史脈絡的記憶，透過共同的居住經驗、共享的儀式體驗，不同的人群刻劃不同的記憶內涵與詮釋。

第一年的計畫著重於基本的普查，包括當地的政治、經濟、開發過程、民間信仰活動、與家族親屬關係等基本資料，希望能呈現獅潭北四村地區整體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圖像，探討儀式與社群建構的關係。第二年研究探討地景(特殊地景或是舉行儀式的地點)與聚落空間的關係，以及地方感的問題，包括伯公祠基本調查資料的整理與深化，探討伯公信仰的空間意涵；其次，調查境內重要的三恩主廟宇，探討鸞堂扶鸞問事的意涵，並配合相關生命禮儀的詢問與參與觀察，探討客家的人觀，希望由宗教層面釐清客家的人觀觀念。第三年計畫在前兩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空間的社會文化建構意涵，包括儀式地點(伯公祠與公廟)所呈現的社群關係，以及居民對儀式空間地點的記憶與文化建構，及其所呈顯的地方或族群的歸屬感與認同問題。

本研究第一年成果已經掌握相關的基本資料，包括由開墾史釐清過去至今在此區的主要家族、一般政黨支持態度與地方派系、經濟產業基本概況與變遷、一般信仰基本調查(廟宇、私壇、教堂與伯公壇)等。第二年研究針對獅潭鄉北四村中一些具有天然地景及重要儀式地景，例如族群接觸的重要地點、開墾遺留下的伯公壇、或是傳說與記憶中的族群接觸地點、重要的風水寶地或是歷史建築等，再進行深入訪談與田野工作，以找尋與地景相關的故事與文化建構，探討地景與居民生活經驗的關連，居民對地景所呈現的宇宙觀的認知、知識與詮釋，及其對地景在聚落中如何形成地方的共同空間、又如何形塑居民的地方感等問題。第三年研究針對百壽村與永興村居民的地景觀念與生活實踐，探討空間文化建構與記憶建構的文化意涵，釐清意義建構過程中的族群界線(客家及賽夏)及其所呈現的族群關係與認同。

## 2.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第一年的研究著重於基本資料收集與普查，實際的執行分為資料收集及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兩部分，研究人力的配備有兩位兼任的研究助理(碩士班

學生)協助計畫主持人。資料收集著重於此區相關的歷史檔案與原漢住民的民族誌研究,希望透過資料的解讀,理解此區過去以來的族群關係與歷史背景。資料包括:黃南球開發獅潭的研究與部分歷史檔案(淡新檔案與臺灣總督府檔案)、獅潭地區的原住民研究(包括賽夏族與泰雅族)。田野調查部分著重於北四村基本的普查,資料包括境內五個公廟的組織與祭祀、伯公壇位置與所屬領域、禮儀先生訪談、耆老訪談、主要產業商家訪談、一般家戶訪談等。

研究從閱讀研究資料開始,以掌握研究區域的歷史背景。研究方法主要以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進行資料的收集,包括進行一般性調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在普查階段的調查著重於相關資訊的收集,並注意相關的文化脈絡,以及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做資料的多方檢證,以確保資料的可靠性。在調查資料的基礎上進行資料整理與歸納,配合紮跟理論的範式找出相關概念後再進行深度訪談,同時以敘事訪談或生命史訪談的方式進一步發掘資料。在深度訪談的逐字稿整理中,歸納相關資訊做意義分析與詮釋,並配合與報導人的互動討論,修正研究者的詮釋,期望貼近被研究者的觀點做出最適切的詮釋。

研究的分析單位以共同性崇拜的儀式社群為主,相關的社群單位可以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行政管理的村里、經濟市場的交易圈、地方宗族與婚姻交換圈等。透過不同層次的人群互動與社群交疊關係,分析行動者的認知與實踐(包括儀式與記憶的再現形式)藉以瞭解是否存在所謂的認同邊界問題,及其邊界的形成過程與意義內涵。再者,人群互動中所呈現的是浮動的邊界與不斷轉換的身份關係,則分析其間的轉換機制與原則,及其呈現何種認同的意義。

第二年及第三年的研究以筆者個人的田野工作為主,觀察的焦點在儀式地景(伯公祠與鸞堂公廟)、村落地景故事傳說、以及百壽村及永興村村民日常生活實踐。一方面著重於釐清此地鸞堂的歷史、活動內容與特色,及客家與賽夏參與者(包括少數兩戶賽夏人家)的不同觀點與經驗,由此討論原客族群對同一儀式地景的不同記憶建構與敘說觀點。另一方面探討居民對村落地景的故事傳說、認知理解、與生活實踐,特別是比較賽夏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的觀點。研究方式採取較深入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對於資料類別的蒐集包括:

- (一) 族群地景的探討，除釐清原住民與賽夏族的聚落範圍外，將針對老地名，特別是挑選具有族群接觸記憶的老地名，理解過去的原客關係。這部分需要對照老地名意義與歷史文獻，以理解此地過去的族群關係。並針對百壽村（今日仍有原住民）內的原住民與客家人，作賽夏族群與客家族群的家戶訪談與生活參與觀察，希望探討今日的原客接觸經驗與原客關係。訪談針對各家戶的人口狀況、家族來源歷史、家族遷移史、婚姻情形、婚姻配偶的選擇與過程、工作與職業的內容與變遷、投票參與情形與政治態度、村落與獅潭地區的活動參與情形、寺廟崇拜或教會參與情形、對於漢人（或原住民）的接觸經驗、觀感與印象等。
- (二) 儀式地景的討論，針對今日永興村與百壽村（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兩村合為一村）境內的公廟與伯公祠，探討居民的地方感。其中宏化宮為新竹系統的鸞堂，具有降筆問事的服務，信徒並不侷限於客家人；而兩村內的伯公祠（共三十座），少數混有原客的共同崇拜，其中也有賽夏族的伯公信仰。筆者希望由居民的儀式崇拜等活動，理解儀式實踐的地點是否對不同族群的意涵，或是其中能否形塑共同的地方感？或是更具區別性的族群關係？除了參與觀察宏化宮的問事儀式，並試圖訪問當事人，以理解問事內容與對當事人的意義。同時在第一年的調查資料中補充資料，包括挑選原住民崇拜的伯公祠，並訪問附近有崇拜的居民，對於過去的隘寮、樟腦產業等地點的伯公祠，也補充附近居民的訪談。
- (三) 村落地景探討，著重於收集地景的傳說故事、當代的記憶建構、風水概念的認知、儀式崇拜與日常生活實踐等，由這些地景的不同面向理解地景與地方聚落的關係，從而討論原客族群關係與認同問題。
- (四) 政治經濟地景的探討，將比較行政區的劃分與行政經濟等資源的分配，是否有助於形成居民的地方共識與認同。由於永興村社區發展協會具有三個休閒活動班（歌謠班、國樂班、八音班），參與人不限於本村人；北四村的觀光休閒農業囊括四村內的重要商家，亦具有各種產業的經銷班及觀光

發展協會的組織。筆者希望透過這幾個組織活動的參與觀查，重要領導人與成員的訪談，理解這些活動是否透露他們對地方的認知與知識？是否可以看出他們的地方參與對於形塑地方感、地方認同有何關連。特別是觀光休閒農業區的推動，地方居民將以何為北四村的產業象徵指標，理由何在，其中經歷了哪些討論的過程等。

本研究在族群議題的討論上，筆者的研究訪談層次所面對的均為個人，不過，在儀式社群、聚落單位、族群部落、或行政村、北四村等，均為大於個人的單位。筆者希望透過訪談，可以歸納出同屬一個儀式團體或活動團體的個人，並討論個人之間是否形成共同的或類似的在地意識，是否存在一致的地方性經驗，而所謂的地方性(locality)與認同(identity)是否可以被塑造出來等。

## 伍、 研究成果與發現

第一年的研究在基本調查的基礎上著重於兩個主題：首先，探究不同層次的共同性儀式組織與活動，以呈現人群的區別與結合方式。筆者希望了解共同的宗教儀式如何呈顯地域文化的意義與內涵，視儀式活動為社群建構的象徵基礎，由儀式的組織與活動釐清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所形成的儀式單位，探討儀式實踐如何刻劃並建構群體的集體記憶，從而探究儀式社群與地方認同的問題。面對具有複雜歷史演變的社會，本研究從儀式組織回溯過去的歷史發展過程，找尋記憶在儀式實踐中刻劃的軌跡及其做為歷史建構的基礎，以了解人群互動中社群概念及認同歸屬的問題。此部分的研究主要由兩方面來探討認同的問題：(一) 儀式與社群的象徵建構(Cohen 1985, 2000)；(二) 共享的集體記憶(Halbwach 1991, Cornerton)。筆者嘗試結合社群概念與祭祀圈研究架構來探討社群的實質內容，在共同祭祀的宗教組織面向外，所謂的地方社群又具有哪些經濟與政治或宗族的面向。筆者強調共同的儀式活動是體化與刻寫社群的集體記憶，也在儀式活動中不斷溫習過去的社群記憶，同時也在儀式實踐中不斷創造社群的意義。獅潭

北四村透過義民廟的組織，具有跨村際一年三節的共同崇拜儀式，包括正月迎媽祖與進香、七月中元普渡及十月的收冬戲。雖然境內各村均有各自的公廟（百壽村的宏化宮、永興村的三聖宮、新店村的靈洞宮、和興村的五文宮），但是唯有義民廟可以統籌跨村際的儀式活動，其他以崇祀恩主公為主的公廟（永興三聖宮除外）均無法取代義民廟的地位。同樣的，其他具有經濟或政治的共同資源與記憶的團體組織，也是形成個別村落、小聚落或大區域等社群的基礎。當適當的條件配合，以及社群活動的不斷實踐，各式各樣的社群極可能形成，也逐漸衍生出相應的認同。特別是以村為單位的社區發展協會所推動的社區藝文活動（山歌班、八音班、國樂班、歌謠班等等），以及農會所支持的各類作物產銷班等組織。獅潭地區由於人口外移情形嚴重，一般繫於社群祭祀組織、經濟活動與村落團體等的地方社群有愈來愈趨向整合的趨勢，也愈來愈強調村落行政區的社群意識與認同。此部分成果撰寫成會議論文。

其次，第一年研究的第二個主題以伯公祠的調查為基礎，由日常生活的伯公崇祀討論儀式實踐中所呈現的地方感。土地伯公是客家村落最常見的神祇，不僅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是地方社群最明顯的標誌。筆者希望透過伯公信仰來探討儀式實踐與地方(place)意涵的建構。就空間的觀點而言，伯公祠所坐落於村落中的各個地點均是有意義的。本研究分成幾個層面來探討：(一)伯公祠作為地理空間的地標，標示著社會關係的地域(territorial)範疇與界線，藉由釐清伯公祠的祭祀組織與範圍，把地理上的空間(伯公祠)轉化為社會關係的空間(伯公崇拜的儀式社群)。(二)伯公壇的地理物質特徵(建築形制、地理位置、方位、座向等)，反應人們對此空間宇宙觀的認知概念；而人們對於神靈世界的想像往往賦予伯公享有對一區域的管轄權，由伯公壇形制、陪祀神及祭祀形式應該也可以呈現民間信仰神靈的宇宙次序。(三)伯公祠建立的故事與背景反映過去以來的地方特色，從開墾至今，相傳的故事傳說與記憶述說著過去先民生活的點滴，包括過去原客族群的關係與遺留。(四)伯公信仰的儀式活動反應了人們的在地生活經驗，而不斷重複的儀式實踐不僅刻畫人們的認知、記憶與地方感，往往也呈現不同層次的社群(community)認同與邊界意涵，儘管其中可能具有重疊的關係。本研究對伯公神壇的調查顧及地理景觀及地貌特色，伯公祠作為地景(或做為地

方的空間地標)，暗示著與社群建構相關的生活經驗是我們不能忽略的重點。每一個調查的伯公祠筆者均作 GPS 的定位，希望透過電子地圖的套疊與解讀，探討伯公祠的空間地理分佈、生活經驗、故事記憶、與地方意涵的建構。此部分主題已經撰寫會議論文發表。

第二年的研究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持續第一年的伯公祠調查的資料整理與調查，從獅潭北四村近七十個伯公祠的調查中，進一步整理相關的碑文與訪談資料，從中掌握地方的社會關係與運作。尤其從北四村所推動發展觀光休閒農業的計畫，理解當地居民對當地的空間認知與地域(北四村)或族群(客家或賽夏)認同。第二部份著重於探討公廟地點的空間意涵與儀式意義，北四村流行三恩主信仰與扶鸞降筆問事的活動，筆者從扶鸞儀式的問事內容及生命禮俗探討客家的人觀，希望由此釐清三恩主信仰體系的宗教意涵，提供對客家文化的理解。本研究藉由鸞堂儀式活動的參與觀察，歸納出獅潭北四村的鸞堂特性，雖具有一般鸞堂著重於與母堂的傳承關係(如宏化宮與頭屋明德宮的關係)，此地三座鸞堂更呈顯在地的重要特質，亦即著眼於關聖帝君信仰的特色(周怡然 2008 的研究指稱此為苗栗地區發展出來的鸞堂體系)。其實在黃南球開墾的苗栗客家山區聚落均流行崇拜恩主公的寺廟，獅潭地區的鸞堂不僅是地方重要的公廟，也與居民的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筆者除探究鸞堂做為地方儀式地景的重要意涵與由此建構的社群意義之外，亦從人類學的儀式象徵與人觀切入此議題，探討恩主公信仰在獅潭北四村地區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其中宏化宮的扶鸞活動中有一位賽夏居民參與(其祖先黃阿添原是客家人，為賽夏族頭目家族收養)，成為此鸞堂的重要鸞生之一。大致說來鸞堂儀式活動仍以客家人為主，只侷限於極少數的賽夏人參與。不過，宏化宮做為地方公廟的性質，統籌村落的祈福還福、收冬戲、中元普渡、或媽祖進香與繞境等儀式，不僅是客家人的活動，也吸引當地原住民屬於黃家與豆家系統的賽夏族人參與，可見此地鸞堂仍具有跨族群儀式地景之意義。

此地鸞堂的研究成果撰寫成會議論文一篇，著重於探討北獅潭鸞堂的重要特質。筆者一方面描述扶鸞儀式與鸞詩教化的實踐過程，並討論恩主公做為客家聚落的象徵與意義，以理解個別行動者如何看待鸞堂信仰與其他寺廟的差別，如何遵行神明降筆的訓示，以及鸞堂的扶鸞教化對地方社群所具有的功能與意義。另一方面探討當地鸞堂的信仰習俗與恩主公的理想人格典範，希望能呈現客家鸞堂信

仰的人觀內涵。主要的結論包括：(一) 鸞堂具有地方公廟的性質，透過共同的儀式活動與扶鸞降筆的問事，鸞堂成為地方民眾問事祈求的對象，與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村人平時參與的鸞堂活動，使鸞堂儼然是地方的重要地標，也凸顯恩主公作為信仰象徵具有指引村民生活世界的作用，表徵此處居民遵行鸞堂信仰所標舉的傳統道德。(二) 鸞堂信仰中分別男女角色的差異，呈現傳統漢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例如女性嚴禁入內壇以防止儀式性污染），顯現客家人觀注重兩性的區別。(三) 以人觀檢視鸞堂所呈現的社會人際關係，其中鸞堂文化所呈現的社會人的性格充分表達儒家傳統的人倫或社會關係（杜正勝 1993，黃應貴 1993）。特別是這些倫理道德的規範不是死的文字，而是透過神明降乩的鸞詩文字，調理村民的情感與生活，是活生生地表現在鸞生之間的情義道德，以及表現在信徒之間的人倫道理。(四) 鸞堂信仰三世因果所呈現的宇宙觀，將人置於因果輪迴之中，視人為天界與冥界中的現世存在，融合了佛教與道教的思想，強調儒家以人為本的修為功夫。在此宇宙觀下，人的物質本質可以轉化（升天成神、或亡魂下地獄受苦），呈現傳統中國有關形體、精氣與魂魄的觀念（參考杜正勝 1993）。(五) 鸞堂研究應走出只重鸞詩善書的傳統，而需要佐以觀察行動者的觀念與行動，以掌握這套鸞堂思想體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奉行，又如何被理解與詮釋。就此而言，民間信仰中的鸞堂信仰還需要人類學家的田野研究與理論觀點。

第三年的研究探討百壽及永興村的村民對地景空間的認知、理解與詮釋，著重於尋找客家與賽夏的區別，亦即族群地景的聚落空間意涵。筆者，分三方面討論：一是由村民討論的老地名，收集地方傳說的地景故事與當今的記憶；二是從儀式地景的儀式實踐討論村民對公廟與伯公祠的地域歸屬感，以及儀式地景與村民生活的重要關係；三是村民的地景認知與日常生活實踐，由村民的風水地景概念探討所謂的吉地、凶地，討論村民生活實踐如何鑲嵌於其村落地景，並由村民創作的村落文化地圖中，理解村民概念中的家園景象。

比較特別的是，由此地原住民情形來看，不及兩百人的賽夏原住民聚落社區存在嚴重的派系不和關係。這種內在的聚落關係可能與賽夏族原先不同的部落群



有關（有分屬崩山下社黃姓家族、圳頭社潘姓家族、馬陵社豆姓家族），也與當今他們與客家人的關係不同有關，這麼一來，使得此地處於雙重邊緣地區的聚落（相對於客家與賽夏族），又因為內部的分裂，加重其不利的弱勢處境。今日在此地的賽夏人抱怨由山上部落遷移至原住民新村，改變了他們的生計型態與生活方式，尤其百壽村做為水源保護區，有許多山產開發的限制，不斷逼使原住民向外遷移與工作，致使今日留在聚落內的只有日益嚴重的失業與酗酒問題。

##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所探討的宗教議題，包括客家義民信仰、媽祖信仰、三恩主信仰與伯公信仰等，在第一年研究的調查中曾參酌四溪計畫宗教組的調查表格，希望日後能針對客家宗教部分，與其他研究組群有進一步的溝通與討論。同時，筆者以儀式社群的蓋年從事北四村的儀式活動考察，在社群的議題上應可與其他研究做比較。這部分的研究以撰寫成兩篇會議論文發表，其中一篇改寫成專書論文（出版中）。

其次，本研究在鸞堂研究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有關鸞堂的學術研究過去以來以歷史學為主，筆者認為尚須要更多由社會科學的角度探討鸞堂文化如何與現代人的生活相結合。特別是鸞堂獨特的五教合一的禮儀文化，其宗教儀規與訓示如何呈現在當代人的信仰實踐中。因此，象徵與人關的探討可以開啟我們對鸞堂研究的另一方向。筆者釐清民間教派鸞堂信仰的體系與相關內容，雖然苗栗地區的鸞堂大部分與新竹鸞堂系統相關，獅潭內山地區的鸞堂卻呈現比較特殊的關帝信仰的在地化特質，而一般鸞堂所強調的傳承關係在此地並不明顯。有趣的是這些鸞堂多少呈現黃南球開墾時所留下的痕跡，參與鸞堂活動的人雖以客家人為主，仍具有一部份賽夏人的參與。就此而言，鸞堂一方面做為地方公廟，可以承載客家與賽夏的不同族群的歷史理解，另一方面也呈現漢人文化的強勢與透過鸞堂的文化同化情形。不過，賽夏族人參與的比例畢竟仍是少數，特別是賽夏人雖然採用漢人的民間信仰求神問事，卻大多利用位於頭份的賽夏五福龍神宮，而非就近到村廟的鸞堂問事，充分說明了此地的不同的認同歸屬傾向。這部分研究已寫成會議論文一篇發表，計畫修改後投稿期刊。

本計畫第三年探討村落地景、地方感與地方認同等議題，發現日常生活中的村落地景具有濃厚的族群與地方認同的意涵，不僅生活中人與地域歸屬的特性相當清楚，其中人與地方的感情、生活經驗與實踐呈現深刻的連接關係。雖然風水地理的概念仍是主導此地客家人與原住民的重要地景知識，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村民的活動緊密鑲嵌於地景之中。這部分的發現，也可以由過去村史故事的紀錄中得到證明。研究成果撰寫成會論文一篇，計畫投稿之中。

未來研究上可以改進的地方，包括可以持續深度的田野工作，進一步強化地景與地方的關係。鸞堂之外的儀式地景，例如伯公祠或其他有宗教意涵的地點，仍有待多補充相關資料，特別是有關伯公信仰相關的故事與生活經驗的部分，居民不是推說沒有就是記憶模糊，筆者的田野工作仍有待再耕耘。在田野深度上需注意當地的派系與人際關係之問題，尤其筆者進入田野的關係由客家人開始，起初造成筆者與賽夏居民接觸時的障礙，又加上賽夏居民之間又有派系的問題，筆者的田野引導人又具有派系色彩，使田野工作曾一度呈現膠著狀態，後來藉由不同管道的接觸，才有改善。

此外，需要增加對史料的理解，以掌握過去以來的平埔族或其他原住民家族，除了今日知道百壽村的豆姓與潘姓是賽夏族裔，當地有些劉姓是來自後龍新港社的後裔。其他的平埔與原住民淵源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這部份其實相當仰賴歷史學者的研究，也期待未來可以有史學方面的研究生投入此區開墾議題的研究。

## 柒、 結論與建議

綜言之，本計畫嘗試結合社群概念與祭祀圈研究架構來探討社群的實質內容，在共同祭祀的宗教組織面向外，所謂的地方社群又具有哪些經濟與政治或宗族的面向。筆者強調共同的儀式活動是體化與刻寫社群群體的集體記憶，也在儀式活動中不斷溫習過去的儀式社群記憶，同時也在儀式實踐中不斷創造社群的意義。同樣的，經濟條件或政治條件下的社群基礎，其所具有的共同資源與記憶，是形成個別村落、小聚落或大區域等社群的基礎與條件，而在適當的條件配合

下，與社群活動的不斷實踐中，各式各樣的社群基礎極可能形成，也逐漸衍生出相應的認同。獅潭地區由於人口外移情形嚴重，一般繫於社群祭祀組織、經濟活動與村落團體等的地方社群有愈來愈趨向整合的趨勢。不過，其間個別村落的社群意識往往可以左右著區域性地方社群的存續。

客家村落的伯公祠強調單純的伯公崇拜，特別是在伯公祠同時崇拜好兄弟，呈現過去原、客之間的殺戮關係背景，使後來移入的客家人對新征服的土地神靈存有敬畏之心。然而，在崇天敬神與安鬼的心態中，伯公祠體現了神靈世界的次序。藉由鸞堂的鸞詩所表述的伯公前世故事，充分顯現鸞堂勸善教化的功能，伯公祠也在此教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計畫對伯公祠的空間研究，試圖呈現伯公祠地點在空間物理性質之外的文化建構現象：伯公祠作為儀式實踐（燒香及拜拜）的場所，表現宗教地景的特質；伯公祠作為過去客原衝突與隘口駐防的空間，呈現漢人強勢侵略原住民的歷史記憶，表達政治權力所塑造的地景；伯公祠具有看守農耕水源與山林工作的守護功能，也蘊含過去樟腦與其他產業的記憶，呈現經濟地景的樣貌；更重要的，伯公祠作為儀式實踐的場所，具有地方象徵的意涵，也表徵聚落空間與人群家族等的社會關係。透過這些不同層面的文化建構，以及儀式實踐與個人生活經驗的過程，伯公祠可以形塑在地人的地方感，提供地方意涵的建構。

比計畫第二年研及探討獅潭北四村的鸞堂信仰研究，筆者歸納出以下數個重點：

（一）鸞堂具有地方公廟的性質，透過共同的儀式活動與扶鸞降筆的問事，鸞堂成為地方民眾問事祈求的對象，與村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村人參與的鸞堂活動，鸞堂儼然是地方的重要地標，也凸顯恩主公的象徵具有指引村民生活世界的作用，甚至表徵此處居民對鸞堂信仰傳統道德的實踐。

（二）鸞堂信仰中分別男女角色，呈現傳統文化中的人觀注重兩性的區別。例如以污穢的觀點禁止女性進入內堂，顯示鸞堂保留傳統上認定女性在生理期間具儀式性不潔的性質（雖然靈洞宮曾經有過女性的紀錄生，但一樣不進內壇）。

在開期降筆期間，男女信眾需要分別兩邊拜拜，再次區別男女差異，以確保男性在儀式上的純淨。有趣的是，獅潭地區在還福儀式中有拜新丁板的習俗，不同於其他客家地區只計男丁，獅潭地區以新丁板及桃板區分男女，男女被一視同仁地為看成是社會成員。在婚禮嫁娶中有所謂的「六禮」，顯示一個家庭嫁出一位女兒的損失，表現在均由男方家給付的六禮上，以平衡女方的損失。

(三) 以人觀檢視鸞堂所呈現的社會人際關係，其社會人 (social person, 參考 Harris 1989) 的性格充分顯示傳統儒家的人倫或社會關係 (杜正勝 1993, 黃應貴 1993)。文中提及宏化宮鸞詩指示正鸞生的修為，即在約束其鸞生效忠於源始鸞堂，顧及對三恩主忠的原則，也顧及鸞生之間義的道行；先靈會話的鸞詩表達了夫妻與父子的倫理關係。更重要的，這些倫理道德的規範不是死的文字，而是透過神明降乩的文字，調理村民的情感與生活，是活生生地表現在鸞生之間的情義道德，或是表現在信徒之間的人倫道理。

(四) 鸞堂信仰三世因果所呈現的宇宙觀，將人置於因果輪迴之中，視人為天界與冥界中的現世存在，卻無法超脫三界之間的流轉輪迴。此輪迴觀念、天界與冥界的想像均融合了佛教與道教的思想，具有儒家以人為本的修為功夫。在此宇宙觀下，人的物質本質可以轉化 (升天成神、或亡魂下地獄受苦)，呈現傳統中國有關形體、精氣與魂魄的觀念 (參考杜正勝 1993)。

(五) 鸞堂研究應走出只重鸞詩善書的傳統，而需要佐以觀察行動者的觀念與行動，以掌握這套鸞堂思想體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奉行，又如何被理解與詮釋。就此而言，民間信仰中的鸞堂信仰還需要人類學家的田野研究與理論觀點。

本研究三年期計畫希望綜合討論獅潭北四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包括(一)由族群與村落地景的研究所呈現的空間意涵建構，在地居民對空間的記憶與建構，以及今日社區營造的工作等，探討空間所呈現的族群(客家與賽夏)與社群關係(北四村的各行政村單位或是天公爐或伯公爐所呈現的儀式社群)。(二)由空間觀與人觀等概念，探討客家及賽夏族群的地方圖像與認同。此部分依賴儀式地景、儀式實踐與人觀等的探討，原住民與客家對儀式地景的差異認知、不同的儀

式實踐觀點，以及生命禮儀等，以呈現原客文化間的差異與融合的情形。

筆者探討北獅潭百壽村與永興村的地景記憶與日常生活實踐，發現客家族群對於地景記憶保從存許多過去開墾時代以來的老地名，成為村人認識地方歷史的憑藉，而透過聚落的建立與土地伯公的崇拜，建立漢人新聚落的在地關係，特別是由伯公崇拜同時伴隨著拜好兄弟的習俗，呈現了此地早期漢人對移居地的敬畏心理。演變至今是客家人重視山巒土地的歸屬，透過對伯公的奉祀，不僅奠定了人與土地的歸屬關係，也確立了聚落的存在（參考王世慶、林美容）。公廟的設立是漢人聚落的進一步發展的徵兆，往往也重集會的重要場所。百壽的宏化宮至今近九十年，其鸞堂文化已深入此地客家居民的信仰生活，但卻沒有將賽夏族人融合在內。相對的，永興村的三聖宮，雖日建廟至今只有短短三年，但卻扮演著村落公廟凝聚村人共識的角色。

事實上村落的自然地景影響著村人的社會關係，近年來的社會變遷與人口外移的影響，村人對自然景觀的認知著重於道路地標的設置。賽夏原住民過去因為交通與政策的關係，遷移至山下的原住民新村，不料卻喪失了傳統部落的地方感與寬闊視野，形成今日受限於狹隘的新村空間與日漸消沈的酗酒問題。這個改變似乎也再次說明自漢人強力進墾獅潭以來，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長久以來的勢力差異與權力關係，奠定了此地原客之間此消彼長的歷史宿命。

## 捌、 附錄

### 參考文獻：

王世慶

1972 〈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台灣文獻》23(3): 3-38。  
王志弘、徐苔玲譯(Tim Crisswell 著)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

王學新

2003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印行。  
王健旺

2003 《台灣的土地公》。台北：遠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杜正勝

- 1993 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收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頁 27-88。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林開世

- 2007 移動的身體：一個繞境儀式的分析。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林聖欽

- 2004 〈獅潭鄉〉，《臺灣地名辭書》，施添福等編撰，第十八章，頁 605-660。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

林瑋嬪

- 2009 「風水寶地」的出現：移民與地方再造。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陳玉美

- 1995 〈夫妻、家屋與聚落：蘭嶼雅美族的空間觀念〉，《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 133-166。

張 珣

- 1989 白沙墩拱天宮進香活動與組織，臺大考古人類學刊 46: 154-178。  
1995 大甲媽祖進香儀式空間的階層性，《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 351-390。  
2003 文化媽祖：臺灣媽祖信仰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

黃卓權

- 1988 〈從獅潭山區的拓墾看晚清臺灣內山墾務的演變〉。頁 103-131，收錄於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2004 《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台北中和：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  
2006 〈獅潭山區的拓墾：客家人與原住民的勢力消長〉。頁 603-627，收錄於林修澈編，《賽夏學概論》。苗栗縣：苗栗縣文化局。

黃應貴

- 1995 導論、〈土地、家與聚落：東埔社布農人的空間現象〉，《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 1-38, 73-132。  
2006 人類學的視野，台北：群學。

黃應貴主編

- 1995 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2010 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 黃應貴
- 1993 人觀、意義與社會。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曾桂龍編
- 1996 《獅潭鄉志》。苗栗：獅潭鄉公所。
- 葉春榮
- 1995 〈風水與空間：一個台灣農村的考察〉，《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 317-350。
- Bender, Barbara, eds.
- 1993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Providence; Oxford: Berg.
- Bender, Barbara, and Winer, Margot, eds.
- 2001 *Contested Landscapes: Movement, Exile and Place*. Oxford, UK; New York: Berg.
- Bloch, Maurice
- 1998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Bourdieu, Pierre
-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ithers, Michael & Steven Collins & Steven Lukes
- 1985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Anthony P.
-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Ellis Horwood Limited and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Collard, Anna
- 1989 Investigating “Social Memory” in a Greek Context. In *History and Ethnicity*, E. Tonkin, et al., pp. 89-103. London: Routledge.
- Connerton, Paul
-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esswell, Tim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Davis, John

1989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Ethnicity*, E. Tonkin, et al., pp.104-120. London: Routledge.

Dell'Orto, Alessandro

2002 *Place and Spirit in Taiwan: Tudi Gong in the Stories, Strategies and Memori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Feld, Steven and Keith H. Basso eds.

1996 *Sense of Place*.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7b/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33-51.

Halbwachs, Maurice trans. by Lewis Coser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ris, G. G.

1989 Concepts of Individual, Self, and Person 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3): 599-612.

Hirsch, E. and M. O'Hanlon eds.

1995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4).

Low, Setha M., and Lawrence-zuniga, Denise, eds.

2003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Lu, Hsin-Yi

2004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 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Lu, Mei-huan



2005 *Ri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arena: multiple identities of A Mazu pilgrimage in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Fakultät für Soziologie, Universität Bielefeld.

Mauss, Marcel

1979 A Category of the Human Mind: The Notion of Person, the Notion of ‘Self’. In M. Maus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Pp. 57-9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itchell, W. J. T.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ewart, Pamela J. And Andrew Strathern

2003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Taussig, Michael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Press.

\